

且持梦笔写天际 (四首)

国航南航新接机

国航南航新接机，
919用遍三航司。
两家领导前致辞，
喜悦之情如兄弟。
总飞别人家机器，
难免心有不惬意。
璀璨帷幕徐开启，
炎黄普遍增志气。
出手豪迈并精致，
且持梦笔写天际。
异口同声如鹏举，
腾空一跃九万里。
个个节点如开始，
连线成面叠体系。
桐花漫道不容易，
滚石丹山需踔厉，
奇伟瑰丽仍有期，
日夜兼程步稳疾。
改革拓辟新活力，
大地蓬勃竞业迹。

(2024年8月28日)

□ 海夫

题记：

入职大飞机以来，所见所行，每每心潮汹涌。情动于中，指尖泪滴，不求韵仄，但慰同怀。

C909在新疆飞行

莽莽苍苍大新疆，
雪山绿洲连洪荒。
我司九机竞翱翔，
大开大合情飞扬。
搅动天穹新气象，
辐射带动起想象。
此处原是地中央，
花开千瓣香八方。
凌空发功力茫茫，
多端承载共成长。

成都航空事业旺，
地面机场人货忙。
边陲腾飞插翅膀，
人气攀升行情涨。
几方合作责同扛，
结出硕果众分享。
雄文此时仅序章，
未来成就可仰望。

(2024年9月5日)

青藏高原环飞

一跃腾空云上边，
千山万壑嵌眼帘。
无边白絮任漫延，
间或峰峦连成片。
掀舞心潮似初见，
如此多娇谁不怜。
领袖虑事站高瞻，
我国民航要登天。
万众随令齐动员，
勇毅奋事实实现。
两款飞机展姿颜，
自由翱翔干支线。

回首西南有大观，
各种高度都攀登。
天柱高而北辰远，
亦步亦趋到峰巅。
凌空壮阔天地间，
商飞格局再拓展。
科学精神加实干，
雄心万丈景灿烂。
国运蓬勃力奔腾，
我司乘风打前站。

(2024年9月10日)

参观气动中心

浩渺行无极，
气动搞清晰。
空中有轨迹，
复制依规律。
风雷能驾驭，
收放可随意。
九天展算计，
云霄布科技。
先辈靠体力，
洞中造神奇。
如今事接续，
井喷出成绩。
中华进步疾，
开拓无边际。

(2025年7月15日)



人生已过四十载，突然痴迷起篆刻来。

不知是血脉觉醒，还是命运使然，我自己亦是错愕不已。即便身体抱恙，仍锲而不舍到深夜。

缘何如此？是因为我的爷爷是一位石匠吗？是不是那个在我记忆深处几乎褪色的清瘦的老人，三十九年之后在我的梦里留下了一个轻轻的微笑？

听说爷爷的叔叔就是石匠，自打1900年前后，便以写字、篆刻为生。这门手艺早早地传给了我的爷爷。爷爷也靠着毛笔和刻刀，支撑起他的一生。爷爷在那个年代，是个鹤立鸡群的高个子，年轻的时候长身玉立、深目高鼻。小镇上人人都认得他，因为外貌出众，因为手艺出众，更是因为人品出众。

爷爷和父亲都晚婚晚育，因此我才不过3岁的时候，爷爷就因为尘肺离世。后来的岁月，我再也不见到爷爷了。待人极好的爷爷，先人后己的爷爷，笑容和煦的爷爷，再也不会在我小镇石桥边的暗暗客堂间里盼我回家了。

后来的岁月里，外婆常常想起我的爷爷，她告诉我，我的爷爷是顶好的人，有任何好吃的，都紧着别人，唯独不想到自己；我的爷爷，能写一手俊秀的蝇头小楷，还能雕琢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石狮。

许是体谅儿孙，那么多年爷爷几乎没有给过我一个梦，不知是怕吓到我，还是怕让我难过。我慢慢长大，我的人生总是被新的欣喜、新的痛苦占据，也为新的琐事、新的旅途奔忙。我的爷爷几乎成了一个前程旧梦的影子，像清水在宣纸上氤氲开来，除了一点点打湿的痕迹，几乎什么都没留下。

我以为爷爷不会再浓墨重彩地出现在我的

石不能言最可人

□ 锦照

人生里，但是我错了。当我拿起刻刀的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了爷爷的温度，感受到了爷爷的专注，感受到爷爷在宣纸上写下的一笔一划，感受到爷爷用笔和刀留下的悲欢离合。

这时，我仿佛感受到爷爷正笑着看我，原来爷爷并没有离开，他一直都在那个暗暗的小客堂里。我好像突然懂得了爷爷，当父母第一次把小小的我抱回去时，爷爷欢喜得不得了，老远就喊：“弟弟来哩！弟弟来哩！”原来爷爷年近七旬才来我这个孙女儿，内心是如此喜欢，喜欢到明知是个女孩，仍要告诉大家，妹妹在他心里一点不输弟弟，甚至比弟弟还宝贝。

我家入丁稀薄，爷爷抱着玉雪可爱的我，笑得合不拢嘴，连连说“小毛头洗澡要叫我”，生怕错过了爷孙俩原本就不多的时光……想到这一切，我好像很清晰地看到了爷爷，久违了的爷爷，我哭得不能自己……

难怪张爱玲说先人：“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是啊，爷爷便是如此，他就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难怪我十多岁的时候，在老家小镇上遇到一位不认识的老人。老人诧异地问：“你是石匠铺里的孙女？你的眼睛和你爷爷一模一样！”

原来爷爷比我想象的要爱我，而我也爱他。我并没有忘记他，我只是遗憾为什么我们的时光那么短，为什么爷爷不看着我长大、不给我一点点机会对他好？一晃三十九年过去，他只是像石头一样不说话，但石不能言最可人。

篆刻，不仅仅是我在和自己对话，也是我在和爷爷对话；手握刻刀，也不仅仅是雕刻石头，更是在雕刻自己的命运。

石不能言最可人，就像是爷爷在和我说：方寸之间，自由天地；金石之上，可寄余生。

惜读与精读

□ 傅中平

儿时偶获一本新书总是舍不得读，只规定一日至多读3页，便藏在枕头底下。实在放不下念想时，便将那书放在鼻子前闻了又闻，我喜欢书页里的油墨香味儿。

其实，我是恨不能一天将书读完的，可是又怕读完了便会陷入无书可读的愁闷之中。毕竟，书在那时还是个奢侈品，因此便有了惜读。

惜读就像我初次吃香蕉一样，感觉那真是世界上无以复加的美味一般。我舍不得三两口就吃掉，毕竟吃掉就再也没有了。于是，一根香蕉半天过来咬上一小口，也不急着往下咽，而是让它滑腻和清甜的美味慢慢弥漫在舌尖和口腔。

那时作为一个学生，口袋里是没有钱买书的。

父亲偶尔会为我买上一两本书，我像一个饥肠辘辘的饿汉一样，总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碗吃个底朝天。后来，为了有书可读，我便有意拖长读完一本书的时间。虽然“吃”得少一些，但总比“饿”着要强多了。

初高中之时，因为来不及吃早饭，家里便会给一些零花钱在外面买早点。可是，他们有所不知的是，那早饭钱总是被我挪用作了买书钱。虽然饿着皮囊，但小小少年的我，精神是富有的，我往往沉浸在书中那些美妙的文字和故事情节中间，不能自拔。

与儿时的无书可读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而今感觉书多得简直读不完。书橱里、案头上堆满了

来不及读的书，自然也有压力。因此，为了多读书，常常又是一目十行、不求甚解和囫圇吞枣。

因为读书求快，常常会遇到这样尴尬的境地，明明读过某一本书或某一篇文章，时间稍逝，便如两个陌路之人一样再无印象。

还有就是，纵然读过，对于书中或文中陌生的用典并不去查询，就如同食物进入胃肠道并未消化一样。书中还常有一些生字、生词，心想反正不影响理解上下文的衔接，干脆跳了过去。读书时对于这样的障碍，究竟是“跳过去”，还是决不放弃、将它弄懂弄明白为止，直接反映了不同读书人的不同态度。有人选择直接跳过去，反正不影响阅读；有人说，不行，今天不搞定，下次遇到还会，于是搬出字典或词典，一一查询。

精读，是一种字斟句酌的耕耘。而快读是一种泛泛而读，是一目十行、浅尝辄止。而读书的目的是将别人肚子里的学问化为自己的东西，要有益于我，所以还是要精读为妙。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现在读书完全是一种精读状态。不求快，只求能够读一章、理解一章。但凡读过的每一个篇章和字词、典故等，都要将其意思弄懂。网络的存在给人们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比如遇有一些古诗词等不太容易弄懂的，网络上有许多讲解的视频。这个时候，我就暂停阅读，通过观看视频之后理解其意，再继续往下阅读。

当然，还少不了工具书的帮忙。在我的案头上除了放了《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外，还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古汉语常用词词典》《唐诗鉴赏词典》《宋词鉴赏词典》等工具书。它们像排雷战士一样，为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扫清了前进的障碍。

